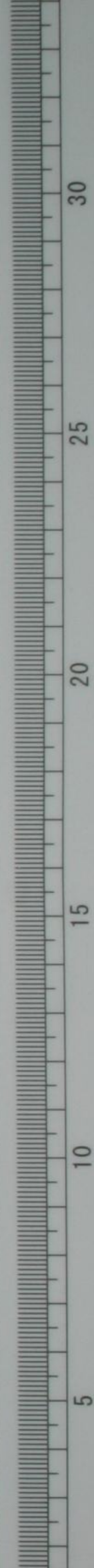


本庄
113
898
33



門 413
號 898
卷 38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毛詩周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

也宋也振鷺上之慎反下音路一名春鉏
八句○正義曰振鷺詩者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
歌也謂周公成王之特已致太平諸侯助祭二王
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
其事而為此歌焉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
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
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
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
頌之○二王至杞宋○正義曰樂記稱武王伐

大正十五年二月

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故
知之也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於東
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之初封即
為夏之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
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
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
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先代之後已言殷之後
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
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為殷後也樂記註云投者
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
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
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上與禰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
縛受其璧而後之焚其禰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
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
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於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為
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

則微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
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是復
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
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
庚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
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
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相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
武王始封夏后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
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主
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
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即封杞武即封宋也王
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二代之先受命之祖
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
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
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為上公使行其正
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為
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
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

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天三統立
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
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
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傳**興也振振

群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

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

絜白之德來助祭於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

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寔昌
慮反**振鷺于飛**
振振然絜白之鷺鳥往飛也其往飛則集止於西雝
之澤色絜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有
威儀之想宋往行也其往而行則來助祭於有周之
廟美威儀之人臣而助祭王廟亦得其宜也此鷺鳥

之色有絜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
此絜白之容非但其來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
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
敬之無厭射之者猶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
能長終美譽言其善於終始為可愛之極也
振至之後○正義曰此鳥名鷺而已振與鷺連即言
于飛魯頌之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羣飛貌也言鷺白
鳥者以言亦有斯容則義取絜白故云白鳥也以鷺
是水鳥明所往為澤故知雝澤也謂澤各為雝故箋
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
耳無取於西之義也序言二王之後故知客二王之
後客者敵主之言諸侯之於天子雖皆有賓客之義
但先代之後時王備所尊敬特謂之客昭二十五年
左傳云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臯陶謨曰虞賓在
位此及有瞽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為客皆以
二王之後特稱賓客也○**白鳥至鷺然**○正義曰
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為義
也以鷺鳥之白與客之威儀前云絜白之德即鷺鳥

之容也以上言飛往西離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與喻之中亦有潔白之義故云祀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也言威儀之善如鷺然正謂潔白是也
在彼無惡在
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云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末長也譽聲美也
也厭於艷反

振鷺鳴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
云報者謂嘗也烝也
豐年

七句正義曰豐年詩者秋冬報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時致太平而大豐熟秋冬嘗烝報祭宗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年豐而多獲黍稷為酒醴以進與祖妣是報之事也言烝罔祖妣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豐大稌稻也廩

所以藏齋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云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
徐音杜徐勃古反廩徐力錦反又力荏反倉也秭咨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齋盛上音資下音成禱音遂數萬為酒為醴烝罔祖妣以洽百禮色主反下數億同

是祭於宗廟但作者主美其報故不言祀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為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為烝嘗而序稱為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國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芟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

降福孔皆

皆備也

云永進界予也

必寐反予也

注同此必履反洽胡甲反
本或作裕備音遍予音與
有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稻矣
大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
也為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為酒以之為醴而
進與先祖先妣以會其百眾之禮謂牲玉幣帛之屬
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
曰稱○正義曰豐大釋詁文徐稻釋草文郭璞曰今
沛國呼稻為稭是也言廩所以藏盛之德者器實
曰盥在器曰盛盛謂飯食也以米粟為之遠本其
初出於禾德故謂廩之所藏為齋盛之德也禹貢百
里賦納總即禾稭也二百里銍即德也禾稭當積而
貯之不在倉廩其德當在廩藏之故言藏盛之德
則自德以往結及粟米皆在倉廩矣以德鄰於禾稭
廩不在廩故特舉其德以下皆可知也又以經言
廩則廩之高大於藏德為宜故言德也此言藏德則

穀曰廩藏粟也而地官廩人註云藏米曰廩者對則
食四釜三釜皆是米事故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
舍人倉入司祿官之長是廩為倉之總可以兼米粟
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米廩虞
帝令藏盛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
兼米兼粟也且此言為酒為醴以米為之明亦藏米
可知祭祀酒食常用藉田之粟此言粟之所容乃至
萬億及秭則足稅民之物而云以爲酒醴者祭祀之
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魯孫之穡以爲酒醴者祭祀之
賓是也稅物之文也由其亦用稅物故舉廩之多容
以爲豐年之狀也言數萬至億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於今數萬為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毛以億
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嫌為萬箇億故辨之也知然
者以億言及秭則萬與億亦宜相累但不可再言
及耳○豐年大有正義曰年之豐熟必大有
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為大有年公羊以為大豐年是

也桓三年經書有平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公
羊傳曰僅有年彼有秋之文相對為列耳他經散文
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
皆編正義曰借訓俱也亦編之義
○正義曰
皆釋詁文

豐年一章七分

有瞽始作樂而合祖也
○云王者治定制禮功成

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瞽音古無目朕曰
作鼓合乎祖也本或作
○疏有瞽十三句正義曰
合乎太祖治直申反
謂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
於大祖之樂歌也
諸樂器於大祖之廟奏之告神
以知善否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皆言合
樂器奏之事也言合於大祖則特告大祖不因

初集註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大祖謂文王也
○正義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
制禮樂記文也引之者證此時成功故作樂也彼
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
然則武王雖已克殷未為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
成作樂也太合諸樂而奏之謂合諸樂器一時奏
之即經所云執設祝圍籥管之屬是也知不合諸
異代樂者以序其序經之所陳止說周之樂器言
既備乃奏是諸共備集然後奏之無他代之樂故
知非合諸
異代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業設虞崇牙樹羽
應田縣鼓
鞀

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柶崇牙上飾
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

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

鼓周鼓也鞀小鼓也祝木控也圉揭也

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

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

鼓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

誤變而作田○虛音巨應應對之應注同田毛如字

鼓音挑祝尺叔反○鄭作棘音胤縣音玄注皆同鞀字亦作

力反又直吏反○華音反卷音權又起圓反鞀步

反控苦江反揭○華音反蒙音蒙有目睽而

無見也瞭音了○瞭音瞭有目人也相息亮反

管天其○武之入樂合於大廟之時有此瞽人有

為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其上刻為

牙因樹置五米之羽以為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

田之大鼓其鼓懸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

祝有南皆祝瞭設之於庭矣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

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

理然和集其聲此等諸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

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

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

歌之○鄭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餘同文須如此者

以樂皆瞽人為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瞽下言於周

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初改為懸故於諸樂先言

懸事於虞業言設則祝圉以上皆蒙設文其簫管則

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奏之下別言備舉助祭之

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

也○鄭替樂至圉揭○正義曰周禮替瞽為大師之

屬職播鞀祝圉簫管弦歌是瞽為樂官也釋器云大

板謂之業是業為大板也又解業之所用所以飾拘

為懸也懸之橫者為柎其上加之以業然如鋸齒故謂之飾此柎
而為懸也懸之橫者為柎其上加之以業然如鋸齒故謂之飾此柎
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業即柎
上之柎與柎也柎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
橫者為柎也柎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
位檀弓皆言柎也柎者以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
謂之為業與虛相配柎業互見明此一靈臺言虛業而無
柎既名焉故所以飾柎則與之為一據柎定其橫植而
業統名焉故所以飾柎則與之為一據柎定其橫植而
植矣釋器云木謂之虛郭璞云懸鍾磬之木柎者自然
虛矣釋器云木謂之虛郭璞云懸鍾磬之木柎者自然
可以為懸者靈臺云虛業維樞樞明在業上為之故與
此二文以互言業不言柎也虛而維樞樞明在業上為之故與
入於虛其柎之上加於大板側者於柎其上刻為崇
牙似銀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於龍上刻
堂位云夏后氏之能篋虛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篋故明

之少鱗屬以大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為崇
為崇牙以掛懸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於上故言
得繩也樹羽置羽者置之於柎與之上齒也於龍上刻為崇
變云為龍頭及頰曰銜璧注云周人畫纒為髮載以於
崇牙之下又云周之璧髮注云周人畫纒為髮載以於
璧垂五采羽其下樹髮於籥之角上飾鞞多是也知
應小鞞者釋樂云大鼓謂之鞞小者謂之鞞是應為鞞
小鼓也大射禮應鞞在鼓東則為應是應為鞞是應為鞞
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鞞也應是應為鞞是應為鞞
故云田大鼓也周法鼓始在懸故云懸之足鼓殷人楹鼓
特言懸意也若然大射禮者周禮也其樂用建鼓
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禮者周禮也其樂用建鼓
畧於樂備三面而巳故無懸鼓也鞞者春官小師注
云鞞如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也柎木
控圍柎者以樂記有控柎之言祝用木則圍亦用木以
之言木控者明用木為之柎之言祝用木則圍亦用木以

木可知而畧之太師注云祝狀如伏虎背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臯陶謨云合止祝敵注云祝狀如伏虎背也。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祝謂之止。有椎郭璞云祝如激籥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天子樂而長尺櫟之。其斝者其名。古今字耳。禮謂其官為瞽。瞽。故連言之。解以瞽。目有瞽之意。以目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春。官。序。為。樂。官。之。意。以。目。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春。官。序。智。為。差。等。不。以。目。狀。為。異。也。又。解。此。無。目。而。可。用。者。有。視。瞭。者。相。之。又。使。此。視。瞭。設。懸。鼓。因。明。設。業。以。下。皆。視。瞭。設。之。非。瞽。自。設。也。春。官。序。於。瞽。瞽。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大。師。當。懸。則。為。之。云。掌。大。師。之。懸。凡。樂。事。相。瞽。注。云。大。師。當。懸。則。為。之。

亦應之類。大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大應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棘引。樂器。令奏鼓。棘注云。為。鞞之屬也。又解。誤為田。意。棘字。以東。為聲。聲。既。轉。去。東。唯。有。申。在。申。字。又。誤。云。其。上。下。故。變。作。田。也。自。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離。和。鳴。先。祖。是。聽。云。既。備。者。懸。也。棘。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蕭。編。小。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管。如。筵。併。而。吹。之。華。音。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珍。反。又。必。縣。反。史。記。音。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千。反。錫。夕。清。反。蜜。也。又。音。唐。方。言。云。張。皇。反。即。乾。德。也。音。唐。遂。疏。正。義。曰。釋。樂。字。又。作。笛。同。徒。歷。反。併。步。頂。反。疏。正。義。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筵。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筵。筵。小。也。郭。璞。曰。簫。大。者。

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
籟易通卦驗云籟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籟參差象鳳
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
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如今實錫者所吹其時賣錫
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
吳市亦為自表異也方言云陽謂之張皇或云滑饒
凡饒謂之錫關東之通語也然則錫者鍾之類也管
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
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郭璞曰管長
謂之籟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籟蓋高也郭璞曰管長
尺圍寸併漆之有底我客矣山求觀厥成云我客
賈氏以為如麋六孔

有聲一章十三句

終無愆過也。觀古術反又如字注同多也。樂如字或音洛街去連反。

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心感於和樂遂入善道。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音潛。在顯反。爾雅作泮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潛魚。

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音潛。在顯反。爾雅作泮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潛魚。池小雅作潛時。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潛魚。成王太平時季冬薦魚於宗廟至春又獻鮪澤及。潛逃魚皆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肥美獻之先祖神明降福作者述其事。為文且冬薦魚多故先言之冬言季冬春亦季春。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事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承季冬之下從而畧之也。冬言薦春則季可知且文。子孫獻進於先祖其義一也。經言以享是冬亦為。獻月令季春言薦鮪是冬亦有薦因時異而變文。耳冬則衆魚皆可薦故物稱魚春唯獻鮪而已故。

特言鮪。冬魚至宗廟。正義曰冬魚之性定。者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但十月月初定李冬始肥取其尤美之時薦之也。月令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詩薦之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矢魚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涸罟罾取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之也。常昭以為薦魚唯在則季冬孟春皆可以薦之也。孟春則孟春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言春鮪新來者陸機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玉鮪出居山穴為油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

而獻之明新來也。陸機又云大者為王鮪小者鮪。鮪言王鮪謂鮪之大者也。序止言薦獻不言所。在故言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魚鱈魚鯉。漆沮岐周

之二水也。潛糝也。六猗與歎美之言也。鱸大鯉也。

鮪鮪也。鮪白鮪也。鯉鮪也。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音條鱈音常鯉音偃鯉音里糝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參小爾雅音里糝素感反舊詩傳及爾也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之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霜甚反又疏麻反。又心廩反字林作糝音山沈反義同鮪音猗與漆。洛爾雅云鮪叔鮪鮪乃謙反沈又奴廉反。猗與漆以爲可猗嗟而漢美與此漆沮之二水其中有養魚之潛此潛之內乃有多衆之魚有鱸有鮪又有鱈魚。

鯪鯪是其多也。我太平王者以獻之先祖，以之祀宗廟。神明饗之，以此得大大之福也。鄭唯介為助，餘同。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且遠於京邑，故不言。幽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此為潛之處。當近京邑，釋器云：樛謂之泮。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泮。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樛。郭璞曰：今之作樛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樛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米邊，積柴之義也。然則樛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也。泮，潛古字。白鱧，鯪鮓以時驗而言之也。一釋魚有鯪郭璞曰：今鯪魚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云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祖也。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大。

祖謂文王。禘大計反。大音泰。疏。雝十六句。正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大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太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愛。孝子愛予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裕其言不明，唯闕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於夏禘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年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禘元年十一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崩其大祥三年二月，禘四年春，禘蓋此明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即政之年，頌之六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年崩，成王三年二月，禘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及時，非太平必不得為此頌也。又明年禘於時，周公而居攝是為元年至三年而治五年禘嘗禘當以夏此即攝政五年之夏禘也。然則此禘毛以春鄭以夏又不不同。禘大至文王。正義曰：禘大祭也。

釋天文嫌祭之最大故又辭之云大於四時而小於裕禮記祭法禘嘗而郊稷禘謂祭天圓丘也南郊也然則圓丘與郊亦為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即云繹又祭繹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但宗廟尚為大祭則郊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之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宜大不是過而得小於裕者以四時之外特為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為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此大祭五年為禘禘尚大祭禘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禘禘二者俱為大祭也禮宜小者稠大者稀而禮禘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反禘禘而裕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禘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為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禘自相距各五年非禘多而禘少也知禘小於裕者春秋文二年大事禘

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裕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公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裕言大事禘言有事是裕大於禘也知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子不言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諦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為廟諦反採得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諦故無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相助廣大也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

詩經卷之三十三

是來時雖雖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
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
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相
息亮反注同辟音璧君也
注同於鄭如字王音烏
色雖雖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
敬助祭事者維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
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
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其時
辟公助祭陳其祭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大祖
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
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為天下所歸是可知也皇考
使有智所以然者維以文德武功維為之君故也
考能備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

大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端以此為天所祐
能冒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
又安祐我之孝子非徒為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
夔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似以皇考
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似以皇考
之故亦為助為異餘同○鄭唯辟為卿士公謂諸侯又
以介為助為異餘同○鄭唯辟為卿士公謂諸侯又
云相助勸也俱訓為勸是相助廣大○正義曰釋大
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則此
國君諸公天子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則此
歡心○正義曰雖離和肅肅敬樂為之文也○正義曰
在心和敬賢者之聲因來至異文而分也○正義曰
離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聽而趨言
則可為穆穆也言於祖父則為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
陳祭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為

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棄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棄，故不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為肆。假哉皇考，綏予孝子。故不以爲祭名，理亦相通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傳假嘉也。傳云：宣，徧也；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

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亦作哲，同徧音。通下同知音。哲，本也。傳假加。正義

宣徧至君故。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此大祖宜爲一代始王，故知加哉君考斥文王也。閔子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爲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爲武王，故知皇考爲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曰王。考會祖也。皇考此與閔子小子非會祖，亦云皇考者以其

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武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傳燕安也。傳云：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

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

以考壽，多與福祿。傳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諸事神不應

祀，諱當音處亮。傳繁，多至福祿。正義曰：昭二十反，應對之應。傳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義曰：昭二十是繁爲衆之義，故爲多也。天之監下，作爲微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

我眉壽亦是皇考綴之以覆成上意也既右烈考亦

右文母傳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云烈光也子

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

與文德之母歸美焉音泰下音似文王妃考烈

大妣正義曰以大祖為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引言

烈考故知為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

也彼注以烈為威此箋以烈為光者義得兩通故也

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妣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

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見賢通疏載見十四

離一章十六句

君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
率諸侯以祭武王之廟成王武王廟之樂歌也謂周公
言諸侯來朝車服有法助祭得福皆為見廟而言
言率見廟以總之按經義見辟王謂見成王也又
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
美朝王主意於見廟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
先朝而後助祭於廟始見君王與祭於廟久
矣諸侯往朝以成王初即位萬事改新成王之
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即位萬事改新成王之
於此時親為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
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世始見武王
助祭箋以廟為祭主言諸侯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
時始告嗣位不能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
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烈文異時也朝此詩言既
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即助春祀

之祭也四時之祭備祭群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主於武王故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鶴休

有烈光傳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

鈴在旂上儻革有鶴言有法度也云諸侯始見君

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

度也交龍為旂儻革繼首也鶴金飾貌休者休然盛

壯也○辟音壁下同鈴音零左傳云錫鑿和鈴昭其聲

同休許蚪反又許軾音式載見辟王○毛以為諸侯始來

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脩諸己自求車服禮儀

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

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

音聲又以儻皮為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為飾有鎗然

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顯光是能自

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

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令入武王之廟使之助

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

秀眉之壽又叙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

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神乃安比

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昭考之神乃安比

諸侯以多福使之皆有光明之德以至於大大謂令

傳世無窮長為國君也○鄭以介為助辟公謂百辟

與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

唯此為異餘同○傳載始至法度○正義曰釋詁云

故知陽陽言有文章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傳為然

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旒端郭

詩疏卷之三

十一

而言其意亦兼言旂鈴皆有法也。○諸侯至盛壯
○正義曰以辟公文見於下故先言諸侯此詩成王
時事故知始見君王謂成王也曰求其章者將自
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作者所稱曰非諸侯自言曰
也諸侯謹慎奉法即是自來其章旂鈴是在車之物
故知車服禮儀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旂春官司常文
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故知條革轡首也轡用皮革而
云有鎗故知鎗為金飾貌即韓奕所云條革金厄是
也休與烈光連
文故為盛壯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
保之思皇多祜
昭考武王也享獻也
云言我皇
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
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
以助壽考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
音戶

福也朝直遙
反下篇並同
疏傳昭考武王享獻
○正義曰見武王
○言我至多福
○正義曰言我皇君皆釋詁文
上謂諸侯見成王即云率見昭考明是率此諸侯以
孝以享是祭祀之事也故知於祭時伯又率之見於
武王廟使助祭也
以顧命畢公召公為二伯率諸侯
故知此亦伯率之也
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為此也
致孝子之事孝子即成王也
之事謂祭事諸侯致之
謂助行之也
以獻祭祀之禮亦孝子之事但所助
非一別言之也
以助壽考之禮亦孝子之事但所助
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為一事也
長我安行此道叙
諸侯之意此道即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
長安
行之庶當神明之意
思成王之多
福言諸侯之愛成王即經之思皇也
烈文辟公綏以
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云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
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

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爾反俾必
又作卑緝七入反嘏跡使純大釋詰文十倫之義曰俾
古雅反祚才故反跡祭統文也彼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
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
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
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
者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之義
是為難曉故言使光明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
祭得禮當於神明昭考之神乃安之以多福又使之
光明於大嘏之意謂神使之光明之也所以得光明
大嘏之意者天子受福故曰大嘏嘏辭有福祚之言
諸侯之意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予成王是
稱滿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明之
也俾緝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以多福是神安
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知天子受福曰大嘏者
禮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

是謂大嘏案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言告主人
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福之事也彼天子與
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
不可謂諸侯不然魯頌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為
大嘏也此經雖無毛傳但毛於辟公皆不言百辟嘏
皆為大不為嘏辭則此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夫
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

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有客二王
見賢通反序注同黜詁有客十二句。正義曰有
勅律反又作絀同詁客詩者微子來見於祖廟
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為
殷後乃來朝而見於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

詩經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其美德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
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為周太
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為
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序不
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
成王至而見○正義曰自命微子以上皆書序文
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采地名微子啓紂
同母庶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
殷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
封於宋但未得為殷後耳於此時命為宋公故作
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未可
知也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知非此時召來
受命見祖廟者以經言亦白其馬敦琢其旅是自
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
而後乃來與上有瞽
振鷺或亦一時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傳殷尚白也

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云有客有客重言之其
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
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
尊異故言亦駁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
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
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萋七西反且七序反敦
反重直用反肖音笑駁○有客有客○毛以為微子
鄭邦角反又音角雜也○來至京師為周人所愛故
述而歌之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
周自乘所尚而白其馬其來則有萋萋然有且且然
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身既如此又敦琢
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王然是從者皆

賢故為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經一信
復一信至已多日可以去矣我周人授之繫絆以絆
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
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饒燕厚之無已
又歎美微子得為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
有大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
福○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為異餘同○殷尚至
慎貌○正義曰解言亦白其馬意以殷尚白故也檀
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也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
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
云亦亦周也○義且承白馬之下則是微子威儀
故云敬慎貌○有客至言之○正義曰客止一人
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為亦
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為彼此之勢則是微周
為辭不宜反以亦已故為亦武庚也白馬武庚所當
乘乃叛而誅之不肖之甚今微子亦乘殷之白馬不
應乘而得乘之獨賢而見尊異故丁寧美大之言不
審駁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

言有客見其乘馬則義且為來至之貌故云其
也威儀義義且且威儀多之狀故復言之威儀出於
心而以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旅是從者之
衆敦琢治王之名人而言敦琢故為選擇明尊其所
性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從亦有士舉卿大
夫而士同可知又解人而言敦琢之意以其此人賢
故以玉言之謂以治玉之事言擇人也釋器云玉謂
之彫又云玉謂之琢是彫琢皆治玉之名敦離古今
字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執以繫其馬
傳一宿
曰宿再宿曰信欲繫其馬而留之○云繫絆也周之
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
各殷勤○繫陟立○薄言追之左右綏之○云追送也
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

之厚之無已。樂音賤。釋訓云有客宿宿再宿也。有客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宿也。周之至殷勤。正義曰言其所館。宿不可以去矣。是宿宿信信之後也。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脩禮上朝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谷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為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為稍。又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案春秋相朝。動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記。曰致饗明日夕夫人歸禮既致饗則旬而稍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旬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猶十日明非一旬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為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後。乃可去也。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後。道遂而送之。故以追為送客。以王為主。故知於。後。子。

去王始言餞送亦以王意不欲其去故歸之以久。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顯父餞之與。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淫大威則夷易也。云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易以威。○大夷易釋詁文威則釋言文。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大如。

恭注。武七句。○正義曰武詩者奏大武之樂歌。同。也。謂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觀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之所陳皆武王。

生時之功也直言其奏不言其所奏之廟作者雖因奏作歌其意不在於廟故不言廟此與有管及酌或是一時之事但作者之意各有主耳○武至為舞○正義曰以王者功成作樂必待太平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為舞也謂之武者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非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父文文王克開厥後烈業也

云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

○於音武王也此武王可謂無疆乎維其克商之

功業言克商之功業實最為疆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疆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代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為異言嗣子武王受其業而行之舉兵伐紂勝殷而止其殺人至年老乃定汝之大功言不汲汲誅紂是其功業之盛故作樂象之○烈業○正義曰釋詁文○皇君至基緒○正義曰皇君釋詁文臣工於皇箴以為美此為君者以其述伐紂之事是為君之道故也文王能開子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伐皆是也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武迹劉殺耆致也云遏止耆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

沒沒於誅紂須暇五年。鄭巨後反韓詩音同鄭云惡也
也及音急武迹至耆致。正義曰武迹釋訓文劉發
昧也其意言致紂於味故以耆為致王肅云致定其
大功謂誅紂定天下。○過止至五年。○正義曰湯
止釋詁文曲禮六十曰耆者為老也既言王文王開後
即云嗣武受之其文相承故以為嗣子武王受文王
之業也其勝殷已足殺紂而別言過劉者則所過非
紂也故以為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言天下為衆多
已辭謂紂時諸官亦化紂暴虐而殺人者論語云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謂積世始得去殺此武王纘始伐
紂即得止殺人者論語所云謂令天下盡仁不復刑
殺此謂過止其時在殺人者非止天下之用刑也年
老乃安定汝之功者言武王之意不及於早誅紂
也紂惡久矣武王嗣位即應誅之猶尚莫紂變改須
待寬暇積年始誅之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

武二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二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易之
乃定功不沒沒於誅紂以為不得已而取天下是美
子孫者設教勸誘之言耳易傳者以其美武王能老
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
天不伐據入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未喪故亦順
此箋意以為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
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未喪故亦順
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
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湯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
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
三年乃誅紂是須暇五年也多方云惟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二百六句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詩詁訓傳卷之三

武

閔子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

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朝直遙閔子

十一句。正義曰。閔子小子詩者。嗣王朝於廟也。

樂歌也。謂成王嗣父為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

意。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事。武王崩之明年。周

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此欲

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攝之年也。王肅以此

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

或當然也。此及小毖四篇。俱言嗣王之初。有此事。詩人

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有此事。詩人

當即歌之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

則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時。成王朝廟。

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群。臣共謀敬之。則羣

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

至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為此歌也。小毖言

創往時。則是歸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居攝之

抗禮世子。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為類。

嗣王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羣臣進謀。云率時。昭

考。皆以武王為言。計歲首命諸羣。朝皆朝。此特謀

政。故在武王廟也。此篇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

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

稱為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以一人之作。皆因朝

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嗣王至朝

詩經卷之三

閔子

閔子

故言將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
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
廟矣序不言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
意不在於祭故畧而言朝則祭可知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傳閔病造為疾病也箋

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

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傳嬛其

本作莞疾本傳閔予小子○毛以為成王將泣政而

又作安音救傳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欲自盪於未

然故感傷而言曰閔病乎我小子也往日遭此家道

之不為言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為之使已孤特嬛嬛

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為家事得致太平今將

自為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之君考謂武

王也此武王之道長可後世法之能為孝行常能念

此君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子

我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

將不致懈倦也於是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

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

敢忘故夙夜行之○鄭以為周公未攝之前成王因

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遭此家道

之不成惟此為異餘同○傳閔病至疾病○正義曰

閔病疾皆釋詁文造為釋言文言毛意若在歸政

之後則武王崩之時已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為追

述武王初崩之時已多載今言小子在疚遭家不為追

賴周公為之已得太平將欲躬行故上念父祖追述

此事為下言發端故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

不為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為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

公代為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傳閔悼至之中

○正義曰閔者哀憫之辭故為悼傷之言有所造為

詩經卷之三

十五

並訓為病於文太重孫毓云傳以閔為病於乎皇考

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傳庭直也云茲此

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

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

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如字時掌反又

反庭直正義曰釋詁文又云陟升也釋言云降下

也故以陟降為上下也武王身為孝子耳而云長世

是其孝之法可後世長行故知謂以孝行為子孫法

度使長見行之也文王身為王矣無人得在其上故

為上以直道事天為君所以救民故為下以直道治

民即與文王所云文王陟降一也以庭止與陟降共

謂故云言無私枉論語云舉直措諸枉是枉者不直也禮記曰奉三無私是直者無私維予小

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傳序緒也云

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懈

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

不忘也音懈繼序緒正義曰釋詁文以王世相

至不忘正義曰敬者必慎故言敬慎也以上有皇

考皇祖故云慎行祖考之道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

皇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為繼武王之

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為兼念文王者以成王美武

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此文處

閔予小子二章十一句

寺梳

七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云謀者謀政事也

訪落十

正義曰訪落詩者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謂成王既朝廟而與羣臣謀事詩人述之而為此歌焉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

猶判渙

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

云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父

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

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

謙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艾扶

將我就其曲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

效之

判音半反渙音負

訪予落止○毛

能繼聖父之業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

始即政之事止羣臣對王曰當循是明德之考令效

武王所施而為之王又謙而答之曰於乎可嗟嘆也

此昭考之道悠然而至遠哉我之懸絕未有等數言

其遠不可及不能循之汝若將我就之使我繼此先

人之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言已之才不足

以繼之也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衆難

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又述昭考之德言武

王能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

之職事謂治理羣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之君考武

王能以此文王之道自安尊其身是昭考德同文王

已不能以此文王之道自安尊其身是昭考德同文王

謂年幼未堪以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

義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皆釋詁文春秋

判為分之意也。漢然是散之意，故為散也。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傳。意或然。昭明至收斂之。正義曰：釋詁云：昭，光也。光即明義，故為明也。釋詁云：艾，歷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為數。猶圖釋言文，此篇所述皆王言，獨知率時昭考一句為群臣言者，以王方謀於臣，不得自言率考且於子悠哉，朕未有艾是報答率時昭考之言。序云：謀於廟明此句是臣為君謀也。率時昭考，猶曰儀刑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典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以失分散者，謂已不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已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已不堪繼續。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云：多眾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久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韻乃旦反。

音王下二篇注疏。多眾至未平者。正義曰：多眾皆同長張丈反。疏。釋詁文：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也。正同但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在彼政之後，下箋云：謂使周公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為說。故不同也。又重解難成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得平平亦成也。謂若制禮作樂營洛之等，於時未成也。此經雖無傳，但毛以此篇為致政之後，不得言年幼而未堪也。當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言未者言已得臣之助則堪之。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云：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休，許料。紹，繼至之位。正義曰：紹，繼釋詁文以大反。夫稱家其家謂其羣臣之家，故知謂羣臣也。

上言昭考此言皇考皆斥武王也武王所繼者文王
耳故知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篇陟降庭止與此
下文相協故全引而說之云念茲皇祖此言紹庭上
者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
尊安其身則以此道尊安其身謂禮運云君者所明注
云明猶尊也以此道尊安其身且尊也言此者以武王
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言此者以武王
美道如是已欲謀而行之故以此
此事告羣臣令為已謀之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一字。正義曰敬之詩

者羣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謂成王朝廟與羣臣
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
此歌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

士日監在茲。傳顯見士事也。要云顯光監視也羣臣

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
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
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
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易鄭音亦王以歧反
時掌。敬之敬之。毛以為成王既謀於廟羣臣進
反。天之臨下乃光明顯是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
易哉王無得稱曰此天乃高而又高在上以為不見
人之善惡而不畏天乃升降以行其事謂轉運日月
照臨四方日月視人其神近在於此不為遠也王既

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此。敬之之意，言已心不能達，將欲以漸學之。令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可行，且欲學作有光明之事。於彼光明之人，謂賢中之賢，乃從之學。又大是相克勝之道。汝等羣臣，當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是王求戒之言也。鄭唯佛時，仔肩一句，別義具在箋。○傳顯見士事。○正義曰：顯見，釋詁文。士，察也。微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衆事是士為事之義也。○傳顯光至在此。○正義曰：顯光，監視釋詁文。以此承上篇事相首尾，故言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天乃光明去惡與善，謂天道去惡人與善人，其事光明不暗昧也。其吉凶不可變易，謂善則予之吉，惡則加之凶。此事一定終不變易。言天之可畏也。天高又高在上，言遠人之意，勿以天為極高，謂其不見人之善惡而不畏之言。天上下其事，謂以日月行於晝夜，自上至下，照知其事。故云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其神，近在於此。故云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其神，近在於此。見舉驗者言之。定本注云：天謂天高，又高在上。

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

仔肩示我顯德行傳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

大也仔肩克也傳云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

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

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

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

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

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佛毛符弗反鄭音

克也此二字共訓鄭亦同訓此二字云仔肩任也疏

有古賢反德行下孟反注同浸子熄反道音導疏

詩卷之三

十一

李

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始
是將亦行之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耀所及廣遠故
以光為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詰云有克也直以
有為克耳傳言仔有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與
之為始箋亦云仔有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
○明鄭讀佛為輔弼之弼時是釋詰云緝熙光也故為
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
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已隨事而生事有不知無所
施敬言不聰達者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
月將謂至於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
本集注漸作浸王身當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
意以已不達於政未即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
於彼光明之人謂選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
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賢也身方學之未堪為
政故輔弼是任示導我以顯明之德行欲使輔弼之
入示語已也王既謙虛如是是自知未能成文武之

功周公於是之時始有居攝之志知者以周公若已
居攝則王不得朝廟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也周公
之攝必當有因王自不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
因此興故於是乃有攝意也若然成王本欲任賢周
公因之以攝所以管蔡流言復為疑惑者成王本欲
身自為主委任賢臣及周公居攝乃代之為主人臣
而代天子曠世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為管蔡所惑
故致疑也周公不為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為臣
奉主每事稟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
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
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不敢作禮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詩經卷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三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四

毛詩周頌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小忠嗣王求助也

疏

云此必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

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

為政以救患難○忠音秘難乃且**疏**正義曰小忠

詩者嗣王求助之樂歌也謂周公歸政之後成王

初始嗣位因祭在廟而求群臣助已詩人述其事

而作此歌焉經言割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

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

廟則進戒求助亦在朝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

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頌之大列皆

詩也

由神明而與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
慎至患難。正義曰：志慎釋詁文箋以經文無小
字而名曰小。故解其意此意出於允。彼挑蟲翻
飛維鳥而來也。言早輔助者初嗣王位而即求之
是其早也。

予其懲而後患莫予弇。蜂自求辛螫。得志慎也。莽蜂

摩曳也。云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

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
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
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
復有禍難。群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譎詐誑欺。不

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

誅。○懲直升反。韓詩云苦也。莽音經。反爾雅作粵音。
也。摩尺制反。本又作摩。逢反。螫音釋。韓詩作辛。赦故事。
忒下。同。創初亮反。復扶又反。譎音決。誑九况反。
予其懲。八句。○毛以為成王即政。求助於群臣。告之
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而謂管蔡。誤已。以為創艾。故慎
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汝等群臣。莫復於我。掣曳。牽我
以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求辛
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已。尋被誅戮。故自說懲創
戒。使勿然。既言將欲慎患。又說當慎其小惡之初。始
信如彼。挑蟲耳。為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挑蟲。翻然而
飛。維為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讒毀周公。後遂舉
兵誅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
使至大。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
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止於患難。以藜菜之辛苦。然
故須汝等助我慎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集辛苦。以

此之故求人助已也。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
小異言已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
讒為小如彼挑蟲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為王
室大患如挑蟲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
少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
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辛皆由不慎其小
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言已求
助之意也。○**歸**斧蜂孽也。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
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孽專今字耳王肅云以
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
引扶助我則自得辛螫之毒此二家以蜂為掣
曳為善自求為王身自求察傳本無此意故同之鄭
說。○**懲**艾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故鄭
思自改悔之言此云予其懲而明是有事可創故鄭
逝其創艾之所由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
之而疑周公金縢有其事也。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
王命誅之書序有其事也。成王年十五周公自東都
反而居攝稱元年其年即舉兵東伐至二年滅殷三

年伐奄叛逆之事始得平定是歷年乃已也既創
內畏慎後禍恐其將復如是故戒羣臣小子無敢
曳我也。掣曳者從旁牽挽之言是挽離正道便就邪
僻故知謂謫詐誑欺不可信若管蔡流言之類也。毒
螫如彼毒蟲之螫。肇允彼挑蟲拚飛維鳥。**傳**挑蟲鷓
也。鳥之始小終大者。云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彼
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鷓鳥之小不登誅之後
反叛而作亂猶鷓之翻飛為大鳥也。鷓之所為鳥題
肩也。或曰鷓皆惡聲之鳥。○拚芳煩反鷓子消。**既**
蟲鷓至終大。○正義曰釋鳥云挑蟲鷓其雌名鷓舍
人曰挑蟲名鷓其雌名鷓郭璞曰鷓鷓亡消反挑雀
也俗名為巧婦鷓鷓小鳥而生鷓鷓者陸機疏云
今鷓鷓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鷓故俗語鷓

詩卷之五

三

李之義

鶴生鵬言始小終大者始為挑蟲長大而為鷓鳥以
喻小惡不誅成爲大惡傳言始小終大其文得與箋
同俱毛以周公爲武王崩之明年即攝政爲元年時
即管蔡流言成王信之周公舉兵誅之成王猶尚未
悟既誅之後得風雷之變啓全滕之書始得周公箋
言王意以管蔡流言爲小罪恨不登時誅之毛不得
有此意耳是其必異於鄭當謂將來之惡宜慎其小
耳故王肅云言事難宜慎其小是謂將來患難非悔
不誅管蔡也○此言始至之鳥○正義曰肇始允信
釋詁文管蔡初爲法此言成王信之既信其言自然不
得誅之今悔於不登時誅之者此謂啓金滕後既信
周公之心已知管蔡之妄宜即執而戮之乃迎周公
當時以管蔡罪小不即誅殺至使叛而作亂爲此大
禍故所以爲創也箋又言鷓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鷓
皆惡聲之鳥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鷓皆惡鳥也案月
令季冬云征鳥鴈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
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鷓不類鷓自惡聲之
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鷓鷓

蟲也郭璞云挑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
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
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機雀郭璞注云即鷓鷓
是也諸儒皆以鷓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也今箋以
鷓與題肩及鷓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未堪家多
鷓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諸後賢未堪家多
難予又集于蓼傳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
也○云集會也未江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
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
也○蓼音了堪任至辛苦○正義曰釋詁云堪勝亦
蔡之事上經謂慎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
鄭同也當言已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既已
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
是說將來之事對多難爲文蓼辛苦之菜故云又集

於蓼言辛苦也。○集會至之難。正義曰：集會釋言文會，謂逢遇之也。世道未平，戰鬪不息，於王者為辛苦之事，故言又會於辛苦也。上以翻飛為喻，謂長惡使成此云。又集于蓼，謂逢其叛逆，故上箋言管蔡此箋言三監猶是一事，但指意有先後耳。言三監及淮夷之難者，准夷之叛亦三監使然，故連言之也。

小忠一章八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云籍田，甸師氏所掌。王

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芟，所銜反。除，芟也。甸，田見反。

三十一句。○正義曰：載芟詩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特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

田業收獲，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籍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獲，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其言不及籍田，所以經序有異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摠之。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社之，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祭文當主於田至籍田。○正義曰：天官甸師，掌耕耨王籍，月令孟春，云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祭義文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之籍田也。月令說耕籍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籍之事也：王耕一發，班三也。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

詩統卷之四

五

李杜

十七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
王一人發而三推三公三人發各五推九人發各
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并六卿是為九
其大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為之耳其
士蓋八十一人為之耳月令止有卿而韋昭兼言
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
徒也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
三十人徒二百人其職云掌耒耜也王以孟春躬耕
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耨耒耜也王以孟春躬耕
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
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甸師之徒而
使庶人芸耒終之是借民者謂借此甸師之徒也
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甸師之徒皆
當王親為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暇故借人之
力以為已功是以謂之借也漢書孝文元年開籍
田應邵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贊案景帝詔曰
朕親耕后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為稱而
鄭以為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

謂之或復追述前言號為典法此籍田在於公
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為名若以
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
此偏得籍名蹟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
田千畝者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為此籍田者
萬民之業以農為本五禮之事唯祭為大以天子
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已
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躬秉耒
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體酪盥盛
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籍田之意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祖隰祖畛侯主侯伯侯

亞侯旅侯彊侯以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

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強力也以
用也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

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間民今時
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
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
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
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
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柞側伯反除
木也澤澤音釋
釋注同爾雅作郝音同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耦五
口反芸音云本又作耘除草也畛之忍反徐又音真
強其良反有餘力易本又作場音亦長張丈反下同
經古定反間音閑傭音容賃女鳩反烝音證解音蟹
載麥載柞○毛以為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
民祈社而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始

後其所田之草始除其所田之木待其土氣烝達然
千耦之人其皆耘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株也其耘
之時或往之隰或往之畛其所以備賃之人此等俱往
力之兼士維所以備賃之人此等俱往畛隰芸除草
木盡家之衆皆服作勞有資然而衆其來饋饋之人
即其婦之與士也此農人不以其身為苦乃謂饋已
為勞思逆而媚其行饒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
化之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畧然
而利者其所用之糝以此糝始耕於南畝之中以
種其百衆之穀此穀之種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故
從土中驛驛然其鑽土以厭厭然其土也乃有厭然
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其力蔗芸之以此至於
苗也於是農人則縣縣然用其力蔗芸之以此至於
大熟則獲刈之濟濟然穗衆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
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與億而及棘言其多無數
也天下豐熟而此在上稅而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以

李福真

七

李福真

為五齊之醴進予先祖先妣又以其會聚其百眾之禮而為祭祀此所為之酒醴有饒然其氣芬香用之以祭禮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禮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既治田得穀用之祭禮而鬼神歡悅邦國安寧祭禮得所故能誠感天地心非云此而有此謂禎祥之應事未至而先來也此乃自古而有今謂嘉慶之事不先聞而即至也此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椒載為載蓄載然入地而蓄殺其草於南畝禮之中又以燕之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祀宗廟以洽百禮為饗燕之禮以待賓客既言二禮又祀宗廟以洽百禮此所為之酒醴有饒然其氣芬香用之以饗燕賓客為賓所悅為我國家光榮也又其為酒醴有如椒之香馨用之以祭祀鬼神為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又以此且為辭以振為古餘同○傳除草至以用○正義曰隱六年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

及林麓是除木曰柞地官逐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場信南山云疆場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場信南山云疆場翼是也坊記云家無二主主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知仲叔也伯訓季者以季幼少宜與諸子為類也令旅中兼之旅訓衆也訓幼者之衆即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旅子弟也此子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則從強而行下云有依其士是也強有力能兼人故云強強也以下者備貨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載始至當種○正義曰此本其開地之初故載為始原際者地形高下之別名際指地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新發田也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強予任民地官遂人文彼注云強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引之以證強有餘力彼民作昨注云變民言昨異外內也以證強有餘力故以民言之以謂閑民今時傭賃者太宰以九

寺統九二四

八

李陽

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
閑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
有閑民傭賃之事也又解之以西之意春秋之義
西之曰傭賃之事也又解之以西之意春秋之義
六年左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
雖為師發例要以者任其東西故引之以證此
之世而得有人所役者聖人之才度等級不同
有立於為人所役者聖人之才度等級不同自有
是雖太平之世必為人傭故此得有之也土氣
者周語說將耕之事云陽氣俱蒸土膏其動韋昭
蒸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此陽
於人曰耕之故土得釋然則土氣蒸達者謂陽氣
舍人曰耕之故土得釋然則土氣蒸達者謂陽氣
千輩俱作言趨時也千耦謂為耦者千是二千
往皆徧也故王肅云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
陰陽和得同時就功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意

矣畢已當種也已猶了欲疾有嗜其饒思媚其婦
耕使畢了故下經而種之

依其士傳貧衆貌士子弟也愛云饒饋饒也依之言

愛也婦子來饋饒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

勸其事勞不自苦饋其愧反饒于輒反疏貧衆

者男子之稱而不在耕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饒故為

子弟此經言有貧其饒以目之婦士俱是行饒之人

七月云同我婦子即此之士也饋野之饋有略其耜

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為愛故知依亦愛也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傳畧利也云俶載

當作熾蓄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合也活生也農夫

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蓄之而後種其種

皆成好含生氣○畧如字書作畧同畧載毛並如

同熾尺志反盛也蓄側其反○傳畧利○正義曰釋

種章勇反下其種同株音誅○傳畧利○正義曰釋

生○正義曰此說初種故知實為種子函者容藏之

義故轉為含猶人口含之也活者生活故為生言種

子內含生氣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絲絲其

種之必生也○傳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絲絲其

鹿傳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鹿耘也

○傳云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驛

爾雅作釋釋云生也厭於艷反下同絲絲如字爾雅

云鹿也韓詩作民云衆貌鹿表矯反芸也說文作

穗音同云穗釋鉏田也字林云穗耕○傳達射至

禾間也方遙反射食亦反長張文反○疏耘○正義曰

苗生達也則射而出故以達為射釋訓云驛驛生也

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驛驛其達謂苗生達也厭厭

者苗長茂盛之貌其傑苗之傑者亦是苗也而與其

苗異文傑謂其中特美者苗謂其餘齊等者二者皆

美茂故俱稱厭但以齊等苗多重言厭厭耳以二者

相涉故傳詳其文故云有厭其傑言苗傑然特美也

箋申持美之意故云先長者傑既是先長明厭厭其

餘衆苗齊等者鹿是芸之別名絲絲是鹿之貌釋訓

云絲絲鹿也孫炎曰絲絲言詳密也郭璞曰載獲齊

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其衆絲絲然不絕也○傳載獲齊

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傳濟濟難也○傳云難者德衆

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

○獲戶郭反積子賜反○傳濟濟難○正義曰釋訓

又如字注同秭音姊○傳濟濟容止也在田獲刈

不得有齊齊之容但容止濟濟者必舉動安舒此刈

者以禾稠難進不能速疾故亦以濟濟言之言難者

寺疏云

箋申之云德為酒為醴烝昇祖妣以洽百禮

進界予洽合也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妣也以洽百

禮謂饗燕之屬必二反注同烝進至之屬正義曰檢定本集注

皆無此文有者誤也烝進至之屬正義曰檢定本集注

進界予洽合皆釋詁文烝以下云有鈔有椒重設其

文則是二事故分此以當之以下云有鈔有椒重設其

其用酒醴者祭所以外唯饗燕耳故言謂饗燕之屬

賓之初筵其文之下即云有以洽百禮之文與此同而賓

之義以為合見百國所獻之禮豐年于止言報祭無饗燕

者皆異毛既無饗燕之言明皆係祭祀與齊不同有鈔

其香邦家之光

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

○鈔蒲即反芬

之香也字又作苾音苾芬香○正義曰鈔者香

同音蒲必反注同苾之氣故為芬香也○芬香

至榮譽○正義曰筵以此充饗燕下充祭祀者以言

邦家之光謂國有光榮是於賓客之辭也胡考之寧

言身得壽考與祭之祝慶萬壽無疆義同是於鬼神

之辭也及知此為饗燕下為祭祀以饗燕施於賓客

故云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祭祀進有椒其馨胡

於祖妣故云多得福祿於身得壽考

考之寧傳椒猶鈔也胡壽也考成也

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右

作椒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此論釀酒芬香無取椒

氣之芳也案唐風椒聊箋云椒之性芬芳王註云椒

芬芳之物此傳椒猶鈔鈔芬香椒是芬芳之物此

正相協無故改字為椒椒始也非芬香馨呼庭反

寺麻云

二

傳椒猶至考成。正義曰椒是木名非香氣也。但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故傳辨之云猶如椒也。傳二十三年左傳曰雖及胡考周書益法保民者艾曰胡胡為壽也考成釋詁文言考者明老而有成德蕩曰雖無老成人是也。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傳且此也振自也。云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考久非適今時。凡七也。反下同見。疏義與鄭不殊。正義曰毛雖有此訓其賢遍反。疏義與鄭不殊。正義曰毛雖有此訓其日箋以爾雅有此正訓故易傳以為振亦古也。以上陳祭饗二事此承上文故云饗燕祭祀直言饗燕祭

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且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慶謂王者所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為徵應者也以其分為一文故屬禎祥於上句屬嘉慶於下句但禎祥為嘉慶而先見故言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以禎祥是事之先應故言先來見嘉慶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著意亦同也。此禎祥嘉慶自天為之享燕之禮得所不謂其至而已。至言脩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又古以來當皆如此非適今時美此太平之主能重於農業獲此福慶故歌之也。

載芟二章三十一句

良耜報社稷也。

良耜音似田器也。

疏義曰良耜二十三句。正義曰良耜詩者秋報

社稷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
以為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工者乃祭社
稷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經之所陳其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
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田亦是報之事
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
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
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
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
相涉而誤定本無冬字

麥良耜做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測也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苗是南

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

友爾雅云麥耜也郭以麥良耜。毛以為農人
云言嚴利也種章勇反

於南畝而耕之種其百穀之穀其實皆含此當時生
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事而芸之於是有來視汝之
農人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管其筐管所盛以饒者維
是黍也既饒到田見其農夫所載之笠維糾然其田
器之鋪以此趙而刺地以籌去荼藜之草其荼藜之
草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止及其成熟乃獲刈之極
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既蹂踐
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
而多穀粟止婦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天下大熟民安
如此國家乃殺是牲以報祭之牲有揀然者此牲之角用
此牲以報祭社稷所以報祭之者以嗣繼其先歲復
求其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之者以嗣繼其先歲復
高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勤勸農常得豐年也鄭唯
倣載為歲蓄為異餘同。○
之意也釋訓云麥耜耜也舍人曰耜
或來瞻女載筐

及管其饗伊忝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薳茶蓼傳笠

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

視女謂婦子來饗者也筐宮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

雖賤者猶食黍饗者見載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薳

去茶蓼之事言閱其勤苦

又其校反縛音博趙徒了反刺也又如字沈起了反

引此以苜蓿茶蓼茶蓼上音徒下音了

是為用縛之事縛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又釋草云薳

故為水草也蓼是穢草茶亦穢草非苦菜也釋草云

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則此茶謂
委葉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草然則所由田有原有
隰故並舉水陸穢草○瞻視至勤苦○正義曰瞻
視汝謂婦子來饗者也筐宮之下即云饗黍故知有來
宮所以盛黍也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
黍是貴也王藻云子卯饗食黍為忌日賤而用饗
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糗耳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
食黍瞻汝是見彼農人之時而陳其笠其縛故知見
農人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籜去茶蓼之草定本
集注皆云籜去茶蓼之事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
言閱其勤苦與俗本不同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
捭捭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傳捭

捭獲聲也粟粟衆多也墉城也

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

多如壠也如擲也以言積之高且相比迫也其已
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輩作尚衆也一族
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
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醪之歡珍。朽虛有反爛也。挫
毗志反注同擲側瑟反酺音蒲又音
步醪其據反又其畧反合錢飲酒也
釋訓云挫挫獲也栗栗衆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衆
孫炎曰挫挫獲聲也皆取此為說也城之與墻俱得
為墉但此比高大故為城。百室至之歡。正義曰
曰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是百室為一
族於六鄉則一族於六遂則一節是鄭以鄉尊於遂
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
儻而其文千百不同故解其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尚
衆故舉多言也一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

少言也又解族黨州鄉皆為聚屬獨以百室於親
之意由百室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
有同祭酺合醪之歡也故徧言之也遂人云百夫有
六遂之法族在六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
制與遂同故得舉節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
云春秋祭酺注云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酺
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
壇未知知此世所云錄蟪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
長幼相醺醺焉鄭於彼雖以酺步為疑而以酺為正
故此以酺言之蟪蟪食穀之虫害及人物此神能為
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酺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
聚飲皆謂之酺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
事也彼註云因祭酺而與其民長幼相醺即此合醪
也禮器云魯子曰周禮其猶醪與注云合錢飲酒為
醪王居明堂之禮乃命國家醪是也族師雖云祭酺
不言即為醪飲酒禮記自有醪語不云醪是族法鄭

詩流

七

鄭

知祭醑必有飲酒合醑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
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即云春
秋祭醑亦如之是於祭醑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
民明其必為行禮不可徒然又以族無飲酒之禮故
知因祭醑必合錢飲酒與其民長幼相醕酢也鄉飲
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
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
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為須合錢也唯族
無飲酒之禮明合錢飲酒是族
師之法故箋以為同族之禮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殺時禘牲有捭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傳黃牛黑
脣曰禘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
云捭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於是
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

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
傳黃牛至往事○正義曰釋畜直云黑
又反下同**傳**黃牛至往事○正義曰釋畜直云黑
者衆故知黃牛也其氏亦云黃牛黑脣曰禘取此傳
為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黝牛毛之註云陰祀
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牛角以黑而用
黃者蓋正禮用黝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
仍用黑脣也以經言角辨角之長短故云社稷之牛
角尺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
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畢於宗廟宜與賓客同
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
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為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
牛三牲為大故特言之以似以續似則為嗣嗣續俱
是繼前之言故為嗣前歲續往歲之事前住一也皆
求明年使續今年據明年而言故謂今年為前住也
○**捭角至司穡**○正義曰此有捭其角與兕觥其
觥角弓其觥皆與角共文故為角貌以上言其饗

詩疏卷之四

范

是婦子所為也言寧止遙結上句故知安無行蓋之事序云秋報社稷故云於是殺牲以報祭社稷也此為年豐報祭而云更求嗣續故知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嗣往事者復求以養人也言今歲已有豐年得穀養人求今後歲復然也嗣續一義也豐年養人亦一事故因其異文而分屬之耳甫田云以介我稷黍是求有年也以穀我士女是求養人也續古之人文連牉壯之末則亦祭求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嗇耳故知求有良司嗇謂求善田畷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故也司嗇已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云繹又祭也

天子諸侯也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

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繹絲衣繹祭之服音亦。繹戎餘戎反尚。繹絲衣九句。正義曰絲衣詩者書作彤音同。繹賓尸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之祭謂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之所陳皆繹祭始末之事也子夏作序則唯此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為尸後人以高子之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高子之言以證賓尸之事子夏說受聖旨不須引人為證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必是子夏之後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止言非毛公後人亦不知前人為誰也以鄭言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則知鄭意不以此為子夏之言也鄭知非毛公後人著之者鄭玄去毛公未為久遠此書有所傳授故知毛時有

之若是後人著之則鄭宜除去答之以此明已不
去之意以毛公之時已有此言故也高子者不知
何人孟子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
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之言高子
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
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
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
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釋曰又至之形
。正義曰釋又祭釋天文李巡曰釋明日復祭曰
又祭知天子諸侯同名曰釋以祭之明日者宣八
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于垂壬午衛釋有
事謂祭事也以此辛巳日祭壬午而釋是皆為諸侯
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天子之禮同名曰釋故知天子
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
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
尸謂下大夫也以此言若不賓尸是對有賓尸者有
司徹所行即賓尸之禮是卿大夫曰賓尸案其禮

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然則天子諸侯謂之
釋卿大夫謂之賓尸是釋與賓尸事不同矣而此
序云釋賓尸者釋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
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釋言其尋
釋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
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釋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
此祭之事故持詳其文也周曰釋商謂之彤者因
釋又祭遂彤釋天以明異代之禮別也彼云周曰
釋商曰彤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
之意尚書有高宗彤彤是其事也

絲衣其紆載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厲馬及鳧

絲衣祭服也紆絜鮮貌俵俵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
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鴈小鼎謂之鳧
云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釋禮

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蔓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
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審告絜禮之
次也鼎圓弁上謂之雋。培。杯字浮反徐字不反又音
弁皮變反依音求恭慎也說文作練同雋乃代反郭
音乃雋音效徐音災郭音才說文作綴字音茲塾音
孰門側堂也或音育審亡歷反。說文作綴字音茲塾音
本亦作雋圓音圓弁古奄字。說文作綴字音茲塾音
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
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
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上言於祭之前使士之
行禮在身所服以絲為衣其色純然而鮮絜在首載
其爵色之麻弁其貌依休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入
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蔓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
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以告肥充又發
舉其雋鼎及雋鼎之覆審而告此鼎之絜夫祭之初

使卑者行事尚能恭順故至於當祭畢尸禮無失者
以此至於祭末旅醕之節兕觥罰爵其觶然徒設無
所用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反不
謹諱不傲慢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
明是得壽考之休徵言祭而得禮必將得福故美而
歌之。禮記云絲衣至之萬。正義曰此述祭事故知絲
為之故云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為爵弁與
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絲衣與
紵共文故為紵貌也載弁謂人戴弁也戴弁者依
依則依依人貌故為紵貌也基門塾之基者釋宮
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
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爲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
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
事是塾為門之堂也直言自堂下當見於君必熟思其
基者以釋禮在門不在廟故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
釋之於庫門內於之於東方失之於禮宜於廟門外之
明其當在門外於之於東方失之於禮宜於廟門外之
之與絜一時之事故注云於之於禮宜於廟門外之

室釋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又
禮器曰為禘乎外注云禘祭明日之禮既設祭於室而
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
事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
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也自羊門故知此二注言之則禘
先後之次故知詩意言先小後大為行事之漸也釋
器云爵絕大者謂之鷄鷄既絕大焉自然小故曰小
鼎謂之鷄此經自堂祖基但言所往之處互不相足也
之謂之鷄此經自堂祖基但言所往之處互不相足也
爵及鷄不言自祖象上自祖之文鳥則先大後小與
牛羊異者取鷄為韻故變其文也○載猶至之也
○正義曰載者在之上之名故經稱載弁若言以頭戴
之則於人易曉故云載猶戴也禮有冠弁章弁皮弁
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
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練衣與此絲衣相
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助君祭也又解天子
之朝羣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

由釋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瀆
祭之日逆齊省鑊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
小宗伯此釋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
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盥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
卑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
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盥豆反
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壺濯及盥豆
人舉鼎審告絜彼先視濯盥豆次視牲次舉鼎告充宗
與此羊牛馬次第正同自堂祖基文在牛羊之上自
然是視壺濯盥豆矣以此知自堂祖基是告濯具從
羊之牛是告充鷄及鷄是舉審告絜也禮之次者
謂特牲之禮為此次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
弁上謂之鷄釋器文孫炎曰鷄紋上而小口者
以傳直言小鳥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
其觥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傳吳謹也考成
也○云柔安也釋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

皆思自安不謹諱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光
作兕徐彌又觥古橫反罰爵也字又作觥○觥同斛音蚌
本又作觥吳善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
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
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敖五誥反本又作傲○傲胡化
注同謹音花謹火官反又火元反慢亡諫反○諫胡化
成○正義曰人自娛樂必謹諱為聲故以娛為諱考
定本娛作吳考成釋詁文○○柔安至休徵○正義
曰柔安釋詁文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於
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釋之
禮至旅醕而用兕觥變於正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
醕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未
賓尸之禮猶天子之釋所以無兕觥解者以大未
小卽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說祭初行
禮雅謂士耳此言飲美皆思自安則是諸助祭者非
獨士也以祭未多倦怠傲慢故美其於祭之末能不

謹諱不傲慢則於祭前齊敬明矣恭敬明神必將獲
福故以此得壽考之休徵壽考未然而然之事故言徵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太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傳周

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

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酌音灼字亦作酌

正義曰酌詩者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謂周公攝政

六年象武王之事故作大武之樂既成而告於廟作

者觀其樂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歌焉此經

無酌字序又說名酌之意言武王能酌取先祖之

道以養天下之民故名篇為酌毛以為述武王取

紂之事即武樂所象衆鄭以為武王克殷用文

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故昭成王所由功成而

作此樂所以以上本之也言告成大武不言所告之

詩論卷之四

廟有督始作樂而合乎太祖此亦當告太祖也
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
或亦備告羣廟也言酌先祖之道者周之先祖后
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
育養天下故詩人為篇立名謂之為酌序其名篇
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以經陳文王之武王得
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
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為文王養紂此言
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為同
非經養也酌左傳作約古今字耳○周公至而
已○正義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明堂位文
雖六年已作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初成
之時未奏用也其始成告之而已故此篇歌其告
成之事言此者以明告之早晚謂在居攝六年告
之也知然者以各誥為攝政七年之事而經稱周
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明待成王即政
乃行周禮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故知大武之樂
歸政成王始祭廟奏周公初成之日告之而已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養取晦昧也云純大熙興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

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

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

音鳥注同疏於鑠王師○毛以為因告大武之成故
鑠舒灼反疏於鑠王師之事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
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由既誅
紂故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
又大謂致令時之太平也又本用師取時之事所以
為可美者以我周公用天人之和而受之言以和受
殷非苟用強力也躡躡然有威武之貌者我武王之
所為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王能如是故歡美
之實維爾王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為大武
以象其事鄭以為大武象武王伐紂本由文王之功

故因告成大武追美文王之業於乎美哉文王之用
師衆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暗昧之君以成其惡故
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矣田有至
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前賢士來而助之賢士
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躊躇然有威
武之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
之以此而有嗣續言其傳相致達續來不絕由是武
王因之得成功作樂故歎美之實維以武王之事信
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之故故得道也
美至晦昧。正義曰鑠美釋詁文又云遵率循也俱
訓為循是遵得為率武王於紂養而取之故以養為
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者昧也故轉晦
為昧言取是暗昧則謂武王取紂不得與鄭同也又
緝熙之訓皆為光明介字毛皆為大則此亦宜然王
肅云於乎美哉武王之用衆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
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言太平
也。純大至助之。正義曰純大熙興皆釋詁文
以卒句乃言信得用師之道於此未宜數其大大故

依常訓以介為助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養紂不伐
是文王之事此說大武功成文宜本之於父故以為
美文王之師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
紂左傳云耆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故
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之至德孔子歎美文王謂
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之故遂得大興也孟子說伯
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而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
父歸之也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也是天下歸往之
也文武之士並歸周但下言躊躇是威武之貌故云
有致死之士衆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襄
四年左傳文王率我龍受之躊躇王之造載用有嗣傳龍和也
躊躇武貌造為也。箋云龍龍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
用之躊躇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

。躋居表反造毛才老反
鄭七報反諸也傳直專反
魯須稱躋躋虎臣故為武貌造為釋言文王肅云我
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
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
致。正義曰上言大介為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龍
此大介寵之以龍為聲故龍為寵也來即寵受人皆
羨之故躋躋之士爭來造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嗣
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又相待遠相致故以有嗣
為傳相致也從大介至有嗣即之為三等言從周之
士有先後
實維爾允師傳公事也
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疏傳公士。正義曰釋詁文。允信至之道。正
義曰允信釋詁文王說行文王之士至此乃述武
王故言武王之士所以舉
兵克勝謂伐紂勝之也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云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也。禡馬嫁反桓武志也。疏桓九句。正義曰桓詩者
也本或以此句為注。疏講武類禡之樂歌也謂武
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為類祭於上
帝為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周
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序
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言講武之時軍師
皆武故取桓字名篇也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身
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衆盡武謚法關土服遠曰
桓是有威武之所陳武王伐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
特解之經為王皆由講武類禡得使之然作者主
王業代殷為本由類禡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
美武王意在軍衆初出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內祭天
由講武是軍衆初出在國治兵也類則於內祭天
禡則在於所征之地自內而出為事之次也。疏

類也至師祭。正義曰釋天云是類是馮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馮於所征之地。注云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則是感生之帝。夏正於南郊祭者。周則蒼帝靈威仰也。南郊所祭一帝而已。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記文。不言言周不得斥言蒼帝。故漫言五德之帝。以摠之。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德者五行之德。此五方之帝。各有本德。故稱五德之帝。太昊炎帝之等。感五行之德。生亦得謂之五德之帝。但類於上帝。謂祭上天。非祭人帝也。且入帝無時。在南郊祭者。以此知非人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言依郊祀為之。是用歐陽事類之說。為義也。言為兆以祭上帝。則是隨兵所嚮。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正以言造。故知就其所祭者。其兆位而祭之。不要在南郊。此言小異於歐陽也。

綏萬邦屢豐年

云綏安也屢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

南郊之祭天周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用常配之人周即當以后稷也馮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句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祭禱氣象之千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馮祭造兵為軍法者為表以祭之馮周禮作貉貉又或為貉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百祭祀此神求獲百倍

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與反數也。下同。綏萬邦。有豐年無飢饉之憂。所以得然者。上天所命。命為善。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植桓。然有威武之。王則能安。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為善不倦。故為天所命。於是。

言所祭之

言

唐大

其武事於四方除其四方之殘賊能安定其家謂成
就先王之業遂為天下之主乃歎而美之於乎此武
王之德乃明見於天殷紂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
美道以代之。鄭唯下二句為異言於明乎曰天言
天道之大明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之故天以
武王之代之餘同。○綏安至陽和。正義曰綏安釋
詁文又云亟屢疾也同訓為疾是屢得為亟也經言
萬國箋言天下天下即萬國也堯典云協和萬邦哀
七年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即玉帛者萬國則唐
虞夏禹之時乃有此萬國耳玉帛之注以殷之與周
雅千七百七十三國無萬國矣此言萬國者因下有
萬國遂舉其大數此文廣言天下之大不斥諸侯之
身國數自可隨時變易其地猶是萬國之境故得舉
萬言之此安天下有豐年謂伐紂即然僖十九年左
傳云昔周飢克殷而年豐。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
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士事也。○云天命為善

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

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

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解音疏。○天命至

義曰以天命匪解為下文德之克定厥家是天下之

事故知天命以為天子也安有天下之事謂天下眾

事武王能安而有之以下為任而行之不解言其

當於天意也。○當天意故天命之於是用其武事於

四方謂既能誅紂又四方蓋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

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家者承世之辭故云能定其

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先王雖有其業。○於昭于天皇

以間之傳。○間代也。○云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

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天以武王代之。○於音

烏注同。○

寺卷之五

問問廁之
問注同
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
下傳意或然○
釋詁文言於明乎曰天言天去惡與善其道至光
也以武王代紂即是明之事言武王當天意以代紂
所以歎美之

桓一章九句

齊大封於廟也齊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齊六句○正義曰齊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
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為諸侯
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為此歌焉
無齊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齊予也言所以錫予

善德之人故名篇曰齊經之所陳皆是武王陳文
王之德以戒勅受封之人是其大封之事也此言
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武王克殷之事云
將帥之士使為諸侯下文則云虎賁之士脫劔祀
乎明堂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
文王之廟也○大封至有功者○正義曰以言
大封則所封者廣雅初定天下可有事守文之
世不應得然且宣十二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而
作頌其頌三曰敷時敷思我徂維求定引此文以為
武王之頌故知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封為
諸侯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諸侯是也
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為諸侯是也
一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
之國者十有五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
武成篇說武王克殷而反祀於宗廟列爵惟五分
士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武王大封
之事此言大封於廟樂記禾至廟而己封三恪二
代者言其急於先代之意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

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
雖有命封之必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
之中也皇甫謐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
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
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盜
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但維求定傳勤勞

應當繹陳也傳云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

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
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音亦徧音遍

下篇文王既勤止。正義曰武王既封諸臣有功
同疏者於文王之廟因以文王之道戒勅之言我
父文王既以勤勞於政事止以勤勞於事故有此天
下之業我當受而有之故我徧於是文王勞心之事

皆陳而思行之我往以此維求安定言用文王之道
往行天下以求天下之定此文王勞心之事是我周
之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於乎今汝諸臣受封考亦當
陳而思行之言也陳行文王之道勅諸臣亦使陳而
行之以此而至於太平故追述而歌之也勤勞
應當繹陳。正義曰皆繹詰文。敷猶至天下。
正義曰敷訓為布是廣及之義故云猶徧也文王既
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
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為天
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己及物之辭謂行
之於天下以求。時周之命於繹思傳云勞心者是周
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

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勸勸之。音鳥王于况反
又如字疏勞心至勸之。正義曰言是者上之勞
下篇同疏心也上天之命命不解怠者故知勞心是

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此詩為大封而作故
知於繹思是勅諸臣受封使陳而思行之文王之道
可永為大法故以文王之
功業勅勸之於亦歎辭也

賚章六句

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云般樂也 般七句 正義曰般詩者 注同守手反

反般樂也音洛崔集 注本用此注為序文 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 四岳河海之神皆饗其祭 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 嶽翁河是祀河岳之事也 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所 鄭注未知孰是岳實有五 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 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岳之

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 舉以為言漢書溝洫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 於四瀆而河為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巡守四瀆 皆祭言河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眾 川所歸經雖不說祭 之可知故序特言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陟山喬嶽允猶翕河傳高山四嶽

也隨山山之隨墮小者也翕合也 云皇君喬高猶

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

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

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

者合為一 於音鳥注同墮吐果反注同郭云山狹 而長也又同果反字又作墮喬嶽上音橋

下音岳翕 **疏** 於皇時周○毛以為於乎美哉是周家
許及反 **疏** 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
其高山之岳而祭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墮
然之小山與高而為岳者皆信案山川之圖者又合
九河為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偏天之下山川皆
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能為百神之主德合山川之
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鄭唯以皇為君衰
為眾為異餘同○ **傳** 高山至翕合○正義曰岳必山
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岳也墮山對高山為小故知山
之小者墮墮然言其狹長之意也毛於皇字多訓為
美王肅云美矣定周道已成天下無違四面巡岳升
祭其高山傳意○ **疏** 然翕合釋詁文○皇君至為一
○正義曰皇君一喬高釋詁文猶圖釋言文以於已
歎美之辭故以呈為君君是周邦謂為天子也巡守
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謂每至其方告祭其方之
岳也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望秩于山川堯
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則知墮山喬岳允猶翕
河皆謂秩祭之事故云小山高岳皆信案山川之圖

即次序祭之此即望秩之事也喬岳與上句高山
是一事但巡守之禮其祭主於方岳故先言陟其高
山又說望秩之意言小山亦可與四岳同祭故又言
喬岳今與小山為類見其同祭之耳允猶之文承山
岳之下可察山川則亦案圖耳但河分為九合而祭之
圖言望秩山川則亦案圖耳但河分為九合而祭之
一故退翕河之文又在允猶之下使之不象允猶自河
以外其餘眾川皆案圖祭之故云信案山川之圖
信者謂審信而安采之又解山不言合獨河言合者河
自大陸之北數哈何九河祭者合之為一故云翕也禹
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于底柱
又東至于孟津由小過洛內至于大坏北過降水至于
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
敷為九河敷者分散之言與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
散也同合也下尾合為逆河同言相迎受也然則因大
陸分而為九至下尾又合為一以其首尾是一故祭者
禹貢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

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為九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
孔安國注云河水自北至流盛而地無岸故能分
也鄭注云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
為九類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
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高津周時齊桓公塞之
同為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高盤往狂有其遺
處焉鄭言九河之名釋水文也李巡曰徒駭者禹疏
九河以徒眾起故曰徒駭太史者禹大使徒眾通水
道故曰太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釜
者水多者其渚往往而處狀如覆釜胡蘇者簡絜
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絜者水而簡大也絜
者言河水多山石之苦故絜絜苦也鉤盤者河狹小可隔曰
如鉤屈折如盤故曰鉤盤高津者九河功難眾懼不
津故曰高津孫炎曰徒駭者禹疏九河功難眾懼不
成故曰徒駭太史者大吏徒眾通水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
桓多散胡蘇然簡者水通易也鉤盤者水曲如鉤盤
是解九河之名意也溝洫志稱成帝時博士許商以

為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萬津今見在城平東
光隔界中自高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縣
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山河之名下以縣
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在鬲縣其餘
六者高所不言蓋於時以不能詳知其處故也又商
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
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南者也胡蘇在鬲縣之
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鉤盤文在胡蘇之南則三
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也簡絜覆釜文在胡蘇之南
則三者往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
在故云往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鄭亦不能具知所
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高盤今皆為縣屬焉
原渤海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東往有胡蘇亭高盤
蹟難得而詳要於禹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
世則兗州之南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
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禹貢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
北又分為九故問之曰禹貢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
又分

為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在於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為一。然後從大陸北復播為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為界。南北何所求乎。觀子矣。復合為一。乃在下頭。子走南北。何所求乎。觀子云。似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兗州分之。疑之耳。既知今亦當知古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兗州域耳。言復合為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為逆河。入于海。明并為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為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為一。未知并從何也。**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思之命。****傳**。裒聚也。箋云。裒眾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裒。蒲侯反。於繹思。毛詩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疏。傳。裒聚。○正義曰。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

至而王。正義曰。釋詁云。裒。眾多也。俱訓為多。是裒得為眾。釋詁云。妃。合會對。是對得為配。言徧天之下。則無有不祭。故以為眾山川之神。皆配祭之。王言配者。山川大小相從。配之祭。無不徧之意也。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者。言其得神之助。故能受天之命。武王受命伐紂。後乃巡守其方。始祭祀山川。而云受命。由此者。作者以神能助人。歸功於神。見受命之前。已能敬神。及今巡守。猶能敬之。故所以得受天命而王。天末。俗本有於釋思三字。誤也。此篇。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毛詩註疏卷第十九

十九之四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of text, likely containing commentary or annotations.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言

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848